

评点

关注

对“京味”电视剧创作的思考

□邢戈



在中国电视剧领域,对“京味”创作的讨论始于1985年播出的《四世同堂》,其后每隔一段时间,就有取材于北京生活内容、塑造典型北京人物形象、以京腔京韵为风格特色的电视剧作品问世并引发讨论,至今延续不绝,形成了“京味”创作和批评的独特景观。随着观众审美趣味的变化,“京味”电视剧创作既需要研究地域文化呈现与创作规律之间的关系,又需要拓展表现内容、创新表达方式,为观众提供独特的审美体验。

地域文化融入人物塑造

“京味”和“海派”一样,既不属于题材也不属于类型,而是人们对地域创作风格的一种描述,因而既有约定俗成的定位,也有相对宽泛的空间。在人物塑造中表现地域特点,表层是以独特的生活环境乃至气候特点,以及具体的风俗习惯、生活场景、人物服装、方言、行为、细节等为主要构成内容的,深层则会涉及具体的社会文化心态和个体心理特点。

“京味”电视剧中的人物往往在性情、思维习惯和语言方面富含北京地域文化基因,如《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讲述张大民为解决自己的婚事和弟弟妹妹的各种烦心事而操心劳碌的日常生活故事,他的“贫嘴”体现了北京人善“侃”而风趣的特点,尤其在他面临生活困境时,台词的幽默与处境的尴尬恰成鲜明对比,形成了内在的戏剧张力,凸显出张大民作为“北京爷们儿”的底色。同时,不同社会阶层人物的特点在“京味”剧中也有清晰表现,如在《情满九道弯》中,同样生长于九道弯胡同,杨树茂出身于市民家庭,史小娜是商人的女儿,叶菲父母是知识分子,不同的

家庭背景不仅给人物性格留下了鲜明的阶层烙印,也导致他们在人生关键时刻的选择各不相同,由此而展开情节,从青春时代一起出发的几个人物,最终走上了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这些“京味”剧作让地域文化与人物的思维模式和情感方式水乳交融,成为人物心理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呈现出北京地域文化熏陶下的典型人物特征。这种创作方法与《长安十二时辰》等剧作对地域文化的表现有明显区别,后者在环境、建筑、饮食等方面尽力呈现地域特色,但人物形象却鲜见地域文化痕迹,可见,“京味”电视剧创作对地域文化的表现更具深度和完整性。

地域风格不违创作规律

地域文化可以为电视剧创作带来风格上的助力,但决定作品艺术成色的关键在于创作本身是否尊重艺术规律。在优秀的“京味”剧作中,可以看到创作者对戏剧性原则和规律的熟练掌握。戏剧冲突是戏剧张力形成的主要来源,也决定着戏剧性的强度,冲突必然导致人物关系发生变化,在变化中自然能够彰显人物精神世界的深层内涵,这是挖掘和表现人物性格、塑造人物形象最基本、最扎实的方法,是电视剧创作的艺术规律。在很多剧作中,这个方法往往被忽视,创作者仅满足于把戏剧冲突作用在情节推进上,却无法使它作用在人物关系和人物形象塑造上,这就导致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思想的复杂性难以得到呈现。在“京味”电视剧创作中,这一现象也值得重视。《情满九道弯》巧妙运用了这个方法,如在杨树茂和杨母的亲亲子关系中,亲情的底色从未改变,但在杨树茂打架被索赔、杨母屡屡干涉儿

子恋爱的一次次冲突中,他们具体的关系一直在变化,有时是杨树茂出走,有时是母亲躲出去,有时是杨树茂隐藏被发现,有时是母亲以死相逼……在每个回合的冲突中,这对母子关系都在动态变化,两个强势性格的人各自的意志通过具体行动被展示得淋漓尽致。在这个过程中,人物性格和内心世界也极其鲜明地被彰显出来。

地域自然景观及其社会文化特色的风格化呈现能够为电视剧增添丰富的色彩,这在“京味”剧创作中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它并不是制胜法宝。作为叙事构成因素的“京味”风格有其作用边界和局限性,它远远不足以支撑整体叙事,电视剧创作必须在叙事艺术的共性和视听艺术特性的共同作用下完成内容表现和主题表达。

审美变化期待艺术创新

互联网传播改变了传统的电视剧观赏方式。电视、电脑、手机等多种终端,倍速观看、段落选择等多元模式,在给今天的观众带来多样化观赏选择的同时,也不断催生新的审美趣味。

观众对电视剧的审美接受体现在对内容、价值的选择上,也体现在对表现形式、手法处理的判断上,尤其对于“网生代”群体而言,游戏、动漫、短视频等已经造就了他们独特的视听思维,进而塑造了他们对于外部世界的感知、思考和判断方式。例如,有年轻观众对上世纪90年代热播的“京味”剧《渴望》提出异议,认为宋大成与刘慧芳的人物关系是导致宋家夫妻矛盾的根本原因,并谴责宋大成不负责任,而在30年前,观众普遍对宋大成持肯定态度,甚至有“嫁女要嫁宋大成”之说;有年轻观众对《情满九道弯》中的人物观念和情感方式无法理解甚至感到可笑,而这些正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人们普遍珍视的。可见,时移事易,人们对情感判断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京味”电视剧创作普遍尊重地域文化传统,重视展现北京人物的精神风貌,在新的审美接受环境下,如何与今天的青年观众实现良性沟通,是创作者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几十年来,电视剧创作者对“京味”风格做出了百花齐放的表达:有《四世同堂》的悲怆,有《过把瘾》的感伤,有《编辑部的故事》的轻松,有《针眼儿警官》的亲切,有《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的含蓄,有《情满四合院》的真挚,有《冬奥一家人》的热忱……这些作品像一颗颗珍珠,被“京味”的线索串成了一颗颗珍贵的项链,它们承前启后,互相映照,形成了中国当代电视剧艺术画廊里独特的景观。在社会审美趣味正在发生变化的今天,“京味”电视剧创作既要坚守人物塑造和地域风格呈现的初衷,又要主动适应、满足观众新的观赏需求,在艺术创新中呈现新时代北京形象,为观众带来新的审美发现。

(作者系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高级编辑)

让体育电影成为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媒介

□梁君健



在喧嚣热闹的2023春节档中,《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虽然经历了改档的波折,但丝毫不影响其带给观众的观看体验。从故事创意到演员表演再到年代感的复原,主创都力求精益求精,不仅得到了影评评论界和观众群体的称赞,甚至也获得了中国乒乓界的肯定。可以说,自《夺冠》后,《中国乒乓》成为当代中国体育电影的又一部代表性作品,也为体育电影更好发展提供了新的启示。

全球类型:体育电影的多元价值

体育片是一个重要的题材和类型。在好莱坞,几乎所有的流行运动都曾被商业电影表现,如讲述高中篮球的《卡特教练》,展现职业棒球联赛的《点球成金》《42号传奇》,讲述小镇越野跑故事的《麦克法兰》等。体育片在好莱坞还发展出两个极具市场号召力的亚类型,即拳击片和赛车片。这两个亚类型几乎每隔两三年都会出现佳作,前者如《百万美元宝贝》《斗士》和《洛奇》系列,后者如《极速车王》和带有显著赛车类型要素的“速度与激情”系列等。

值得注意的是,体育电影并非好莱坞一家独大,很多国家的电影行业都十分青睐这一类型,并赋予其独特的民族文化特征。例如,日本的体育电影《五个扑水少年》主打青春质感和喜剧元素,甚至在2021年还出现了对这部影片的较为成功的中国本土化的改编作品,印度电影《摔跤吧,爸爸》则讲述了印度父女之间的亲情,他们通过体育运动反抗压迫、追求梦想,在2017年引进中国大陆后也获得了国内青年观众的追捧。

从上述世界各国的体育电影可以看出,这一类型具有丰富的产业和文化价值。从产业角度看,它能够借力风靡的体育运动项目和体育明星故事,提升电影项目的市场表现。从文化角度来说,体育是人类社会的共享文化项目,不论是原始部落还是现代社会,体育都扮演着传递主流价值、凝聚集体身份的重要作用,而这些功能也在体育电影中得到了很好的延续和创新。

时代之镜:体育电影的中国传统

中国体育电影有自己的独特创作传统。上世纪30年代前后,随着中国电影的第一次繁荣,先后出现了《一脚踢出去》(1928)、《体育皇后》(1934)、《二对一》(1934)等体育电影。其中,由孙瑜执导、黎莉莉主演的《体育皇后》尤为重要。这部电影第一次将时代精神和体育题材进行了成功结合,孙瑜在这部影片中倡导了体育普及的先进理念,表达了女性解放的现代思想和体育救国的民族精神,奠定了中国体育电影的独特面貌。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美学观念的确立,体育电影再次涌现,仅在1966年之前就先后出现了《女篮五号》(1957)、《水上春秋》(1959)、《冰上姐妹》(1959)、《碧空银花》(1960)、《大李,小李和老李》(1962)等十部体育题材电影。这些故事从不同侧面展现了体育在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和接班人方面的功能,如个人品格、思想观念、价值观念以及个人与集体的关系等。因而,虽然这些影片的运动项目和故事情节各不相同,但在今天回头重看时,能够很容易体会到其所展现出的社会主义新人的昂扬面貌。可以说,这些经典电影提供了时代的写照,谱写出一曲曲新社会的青春之歌。

体育电影的中国传统,来自体育在中国现当代历史进程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虽然中国有着悠久的体育传统,但现代体育事业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由西方传入,体育运动除了强身健体的个体价值之外,迅速地被赋予国家认同和融入世界的群体价值。体现在体育电影中,不同于好莱坞式的小人物通过个人英雄主义式的奋斗实现美国梦的叙事模式,中国的体育电影一直重视体育对于群体和民族的价值,具有显著的国家意识和集体主义精神,也更加着力于刻画个体命运与历史进程之间的象征式的关联。

守正创新:当代体育电影的跨越式发展

产业改革二十多年来,体育电影在中国电影的腾浪潮中找到了自己的机会。不仅有《一个人的奥林匹克》(2008)、《攀登者》(2019)、《夺冠》(2020)、《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2023)等讲述中国真实体育故事的主流大片,而且还出现了一批将体育要素进行跨类型移植的市场佳作。其中,最成气候的是体育喜剧片,从世纪初的《少林足球》(2001)到《疯狂的赛车》(2009),再到近年来的《羞羞的铁拳》(2017)、《西虹市首富》(2018)、《飞驰人生》(2019),人们在笑声中感受体育的魅力,通过类型化的故事释放现实生活中的焦虑。

这些多元丰富的创作探索,为体育电影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首先,继续秉承现实主义的创作取向,讲述属于当代中国的体育故事。从微观上看,现实主义有助于电影创作者把握属于运动项目自身的特点,彰显体育独有的魅力。宏观上,体育提供了一个足够广阔的社会语境,体育叙事中常见的运动天赋与个人努力、个人选择与集体荣誉、职业追求与大众普及等戏剧性冲突,都承载了不同的现实价值。纪录电影《棒!少年》(2020)中的边缘群体和少年成长,拳击电影《激战》(2013)里的中年危机和自我救赎,都是在运动题材中刻画现实生活的成功案例。

其次,为体育电影赋予活跃灵动的青春气质。青年群体是主流电影观众,青春与体育之间也共享了澎湃和热血的气质。不论是日本系列动画片《灌篮高手》《足球小将》,还是我国台湾地区的《大灌篮》(2008)、《翻滚吧!阿信》(2011)、《破风》(2015)等真人电影,它们都将体育运动融入青春故事中。这几年来,《夺冠》《中国乒乓》等已经很好地借助真实改编和具有年代感的故事,通过集体记忆的唤起而带动了“全家欢”式的观影。如何抓住当下体育运动对于年轻人的特殊吸引力,发掘体育运动中所蕴含的流行文化和热血精神,是未来体育电影发展的关键挑战。

第三,更好地融合中国价值和全球价值,让体育电影成为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媒介。价值观念的形塑和传播,是电影艺术的重要功能,也是电影能够吸引广泛喜爱的深层次原因。本世纪,夏季奥运会和冬季奥运会先后在中国举行,积极承办全球性的体育赛事成为中国贡献全球发展的一个特殊领域。未来,中国体育电影不仅要要在世界语境中讲述中国崛起的故事,而且还应当探索在体育情境中传递全球共享的情感、勇气和责任,为人类文明新形态作出属于中国的贡献。

(作者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二〇二二年度中国电影国际传播调研报告在京发布

杨莹

3月20日,由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现代传播》杂志社共同主办的中国电影国际传播长效影响力研究——2022年度中国电影国际传播调研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发布会在京举行。中国电影国际传播调研是以国外受众为调研对象,关于中国电影国际传播的数据调研项目。该项目由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主持并实施。项目自2011年启动以来,已连续开展十一届,形成了十一篇调研报告和十本论著(《银皮书:中国电影国际传播年度报告》),为中国电影国际传播理论研究提供了坚实的数据基础与研究依据,在国内外电影学界和业界引发了持续而广泛的关注。第十二届中国电影国际传播调研工作聚焦中国电影国际传播长效影响力研究。发布会由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向云驹主持。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院长黄会林教授发布《报告》,公布了国际传播长效影响力排名前50的中国电影榜单,其中既有《离开雷锋的日子》等弘扬主旋律电影,《地久天长》等艺术电影,也有《英雄》《功夫》等商业电影;既有《万家灯火》等经典影片,也有《棒!少年》(少年的你)《我不是药神》等新作涌现。团队对国际传播长效影响力排名前50的中国电影进行了类型元素、所属时期、创作主体、影视改编、获奖情况、海外受众反馈等六方面的数据分析,发现国际传播长效影响力较高的中国电影往往具备以下素质与特征:第一,聚焦全人类共同价值;第二,关注国际流行思潮与世界性议题;第三,情绪表达凝练克制;第四,文学改编等佳作巧妙“借力打力”。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张德祥谈到,《报告》用历史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启示我们,中国电影海外传播应注意以下问题:不过分调高观众预期阈值以避免招致口碑下行,在实体院线之外积极开辟各类渠道,在中外合拍等过程中拥有更多自主意识与话语权、对个体生命和现实生活进行关注。中国传媒大学艺术学部副部长、中国高校影视学会会长丁亚平认为,《报告》科学、认真、细致地回答了新时代十年海外观众还记得哪些中国电影这一朴素命题。在衡量影视作品影响力的外部指标中,票房、收视率、点击率等“即时影响力”并不能完全构成对一部作品实际成就的客观评价,其反映的是该作品在面世前后的传播度、认知度、覆盖度、流行度。如果说“即时影响力”反映的是“入耳、入眼”的过程,那么“长效影响力”反映的则是“入脑、入心、入行”的过程。长效影响力也应当是中国电影国际传播的最终归宿。

(杨莹)



《声生不息·宝岛季》开播 两岸唱将集结唱响时代金曲

3月16日,音乐文化交流节目《声生不息·宝岛季》于芒果TV首播,3月17日在湖南卫视播出,并落地港台播出。

两岸唱将齐聚一堂,节目全阵容首次亮相。首期节目中,张信哲、那英、杨宗纬、张韶涵、魏如萱、张杰、华晨宇、时代少年团马嘉祺8位来自两岸的常驻歌手,与艾怡良、陈粒、夏日入侵企画、坏特、陈卓璇、陈立农6位特邀歌手,以及两位年代嘉宾胡德夫、动力火车,以20首组曲联唱,为观众带来一场酣畅淋漓的台湾金曲演唱会,完成了一次从上世纪80年代到本世纪10年代的台湾音乐巡礼。为传唱有时代底蕴、传播广度、审美价值的优秀音乐作品,节目通过穿插于各个年代中间的介绍小片,以丰富内涵和诙谐幽默的文风,通俗易懂地向观众阐述各个时期台湾音乐的潮流形成和背后的文化源流。延续上一季不设淘汰的赛制,《声生不息·宝岛季》中8位常驻歌手与6位特邀歌手将组成两支队伍展开竞演,随着节目的进程,将有更多有态度、有温度的两岸歌手加入其中。

在长沙主会场之外,节目还设有台湾分会场,两岸将借助新媒体传播技术,进行歌曲共唱和实时连线。在首期节目中,16组歌手与来自两岸各行各业观众,共唱金曲《我的未来不是梦》,这些观众中有外卖员、医护工作者等,他们在平凡岗位上追寻着各自不平凡梦想。属于音乐的共同记忆,无远弗届,生生不息。

值得一提的是,节目还设置有“声生不息请回答”特别环节,针对同一个文化生活议题,在两岸进行街头采访,展现了两岸青年在音乐表达、生活娱乐、文艺创作等不同维度的观点与看法。

(许莹)

专家研讨少数民族电影《巴林塔娜》

3月16日,由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中国电影基金会钟惦棠电影评论发展专项基金等联合主办的电影《巴林塔娜》专家研讨会在京举行。该片曾获得第35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中小成本故事片提名。影片以蒙古族演员巴林塔娜的人生故事为轨迹,讲述了其在面临情感波动后,回归初心,追寻父辈足迹,守护绿色家园的动人故事。研讨会上,影片主创与专家学者共同围绕该片创作特点和主题内涵展开讨论。

与会专家认为,《巴林塔娜》情感深厚、立意深远,以小见大,在描述普通人成长与情感的同时,串联起人间大爱,从普通民生、伦理传承等角度,诠释了主创团队对新时代绿色发展理念的深刻理解。影片摒弃了少数民

族电影传统的“猎奇化”叙事,转而回归“日常化”叙事。影片没有刻意强调女主角巴林塔娜的蒙古族身份,而是通过对其内心情感、家庭遭遇、情感经历的深入挖掘,展示其价值追求,让观众自然而然地关注她、理解她、支持她,最终引向影片的高潮和主题呈现。有专家具体谈到,影片虽然最终落脚于绿水青山、改治治沙,但并非口号化地实现,而是从家庭伦理的角度,通过父亲母亲对草原的深情、对治沙绿林的践行,对后代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当父亲去世,巴林塔娜将对父亲的情感转化为对其毕生追求的延续,而后儿子对她的支持,同样源于此,达到了不说教、不生硬的艺术效果。

(影讯)